

chu kou

张虹 著

你存在时，要有人关注。
你离去时，要有人牵挂。
我固执地认为，
漂泊无依和没有归宿感是人生最可怕的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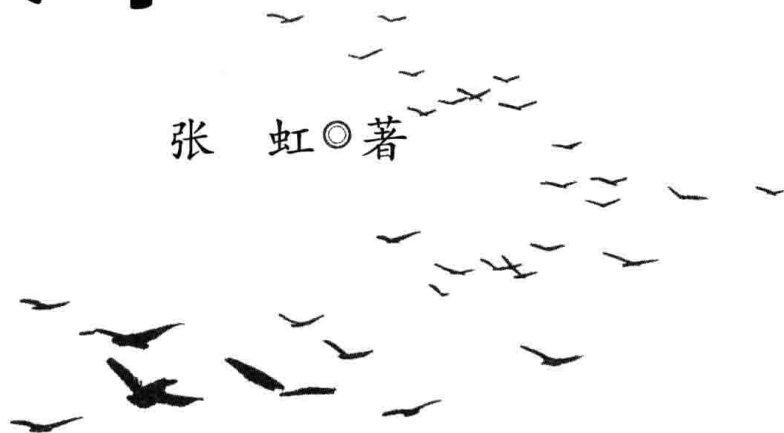
出

口

西安出版社

出口

张虹◎著



西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出口 / 张虹著. —西安: 西安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541-1678-4

I. ①出…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60659 号

出 口

著 者: 张虹

出版发行: 西安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西安市长安北路 56 号

电 话: (029) 85253740

邮政编码: 710061

网 址: www.xacbs.com

印 刷: 陕西汇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 mm 1/16

印 张: 24

字 数: 254 千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1-1678-4

定 价: 36.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误装, 请寄回另换。

目 录

第一章 归去来辞	1
第二章 漩涡	19
第三章 离婚变奏曲	30
第四章 雪玲的茶庄	65
第五章 歌风河的拯救	72
第六章 心魔	89
第七章 “年”的洗礼	96
第八章 人是打不败的	112
第九章 你鼓舞了我	123
第十章 父母恩典	135
第十一章 奇异旅程	155
第十二章 光明花卉农场	159

第十三章	心灵之战·····	169
第十四章	极地温情·····	178
第十五章	山野的呼唤·····	187
第十六章	打工者“林校长”·····	195
第十七章	憨人吴俊·····	201
第十八章	阳光下的玫瑰山谷·····	205
第十九章	割漆工夫妇的窝棚·····	214
第二十章	山村的荒凉·····	227
第二十一章	三尺讲台·····	239
第二十二章	花意缠绵·····	243
第二十三章	各路英豪·····	256
第二十四章	相亲游戏·····	279

第二十五章 茶缘	293
第二十六章 放牧心灵	304
第二十七章 情海荡舟	309
第二十八章 天灾	321
第二十九章 阳光村构想	334
第三十章 歌风河夜话	338
第三十一章 “方舟”里的人们 ...	343
第三十二章 秀女服装厂	356
第三十三章 爱河	364
后记	369



第一章 归去来辞

林意琳和蓝梅在整理东西时发现，他们北漂了十二年，结果是一无所有，只弄下一堆破烂。父母在遥远的云城千叮咛万嘱咐，说举家搬迁是一件天大的事，你们务必把要紧的东西首先装进箱子里，免得到时出错。他们要紧的东西有什么？两本大学毕业证，两本学位证，每人再两本英语四级、六级证书，两个银行卡，里边可支配金额一万六千元，加起来不到五百克，一个纸质大信封足够。再要紧的就是两部电脑、两部手机，这天天要用，丢不了。其他堆满屋子的，都是可要可不要的东西，既不关乎身家性命，又不当饭吃。比如床、柜子、冰箱、空调、洗衣机，满架的书籍，破烂的和好的衣服被褥等等，但却一样也不能扔，扔一样你的日子就要打祥儿。

林意琳望着满屋乱糟糟的东西长叹一声，走进卧室。卧室门外阳台改造的角落有他的避风港——台式电脑。电脑里的游戏是他避风的港湾，他只要躲进去，就会把什么都忘了。有没有米下锅，有没有托运行李以及回家必需的车钱，他都会忘记。甚至不吃饭、不上厕所，日日夜夜就那么打下去。

好脾气的蓝梅从网上定下几十个纸箱，一会儿有人敲门送来，她就不声不响包装。最先入箱的是书籍，各种各样的专业



书，也许今后再也用不上了，但她还是把它们放进箱子，小心地蒙上塑料纸防潮，再在外边注明类别。衣柜、电脑桌椅，以及她的宝贝电子琴是要拆卸的，请来工人，叮叮当当忙活了好几天才包装完毕。床架、冰箱、抽油烟机、茶几这些实在没必要搬回去的东西就在网上拍卖，这样折腾了二十多天，到装衣服时就没有那么耐心了，新的旧的，夏装冬装一齐塞，塞满一个箱子就写上“衣服”两个字；轮到收拾被褥时，竟有些伤感，她发现在北京搬过那么多次家，两个人上学时的被褥和床单都没有扔掉。林意琳那些床单是多么脏啊，中间发黄的大地图，套着许多形状各异的小地图，还散发着腥臭的味道。他说过在学校时床单床罩从来不洗。可每次搬家，这些又脏又旧的床单被罩都跟着他们，现在当然还要跟着他们。这是他们的历史，而历史是不能扔掉的。

但蓝梅在包装这些“历史”时，还是把林意琳喊了过来，问这些东西扔掉呢还是搬回去？这可是地道的破烂了。她这么说，是有意要试试林意琳的态度。林意琳说当然要搬回去，一件也不能丢。

林意琳没想到他们的破烂竟有那么多，大大小小几十个纸箱子，森林一般耸立在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打包了，屋子里只留下一个床垫供两人睡觉。他问，退房是几号？

蓝梅说，19号。从现在算起，还有29个小时。

林意琳有些惊愕，意识从电子游戏里回到现实。他喃喃道，就是说，29个小时之后，我们就要永远地离开北京了？

蓝梅说，对呀，明早八点托运公司来起货，我准备预定明晚上九点半的车票。



林意琳说，这么急干嘛？

蓝梅说，东西都托运走了，咱们还在这里干什么。再说，房子也到期了。

林意琳说，跟房东求个情，再续上一个月。

蓝梅说，这是为何？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完了，却不走了，还要白白多交一个月的房租。你脑子里都在想什么啊？

林意琳说，就这么定，别啰嗦那么多。说完操起电话要跟房东商量续房事宜。他们在这里没有住满一年，房东按规矩扣掉两千五百元押金，他们痛痛快快认了，再续一个月，房东当然也不能说什么。可是不巧，房东那边老占线，怎么也打不进去，气得他把手机摔在了床垫上。

蓝梅虽然性情绵软，也禁不住这怪诞的决定，她说，两千五百块啊，就这么白白丢了，你脑子进水还是怎么了？

林意琳不理她，抓起羽绒服冲出去。钢质的防盗门在他身后哐的一声，锐利的声音直抵蓝梅心脏，泪水就像钱塘江潮那样忽地漫过了堤坝。她对着门外喊道，你不想走，有本事你就在北京待着！

自从痛下决心回家乡云城谋生，他们突然觉得在北京一天也无法忍受了。他们是那么急切地想回家，恨不得插翅逃离这个城市。每天都度日如年，每天都焦急地处理着那些怎么也处理不完的事务。在林意琳方面，这种情绪似乎是更为强烈的。现在终于可以走了，他这是哪根神经出毛病了？

林意琳和蓝梅的关系是一种典型的搭档关系。虽然，最终领了结婚证，也在家乡的小城举办了像模像样的婚礼，但那种



搭档的意味始终没有改变。这就好比一个人的性情，在出生时那“哇”的一声里已经定性了，后天再怎么折腾，也无法改变。

八年前，他们都住在阜成路一家小宾馆的地下室里。常常在对面的小餐馆里遇上，彼此看一眼对方的川味盖浇饭，搭讪一句：你也吃这个？

嗯啦！不吃这个吃什么？

盖浇饭应该改个名，叫做蚁族大餐。

对方笑了。

笑什么，我说得不对？

对方摇头。

之后再相遇，话就多了些。说到了彼此毕业的学校。他们竟然都是连续两年报考北大落榜，不得已退而求其次上了别的大学。毕业之后，又梦想着落户京城，就做了京漂。同是天涯沦落人，当然就容易沟通。自然而然，说到了各自的家乡。他们竟然来自同一座城市，只不过一个在江南，一个在江北，一个在市一中上学，一个在市五中就读，一个高一级，一个低一级。

几个月之后，他们搬到一起住了。因为他们掐指一算，两个人住地下室的钱，合起来可以在地上租个房子，从地下到地上，虽不能说是从地狱到天堂，那毕竟是可以享受日月光华了。在北京打工的人，都知道地上地下的差别！

北京是一个人流如蚁的热闹地方，北京又是一个最孤独的地方。他们搬到一起之后，立即尝到了相依为命的好处。从此，一天勤扒苦做归来，有个人可以说说话，周末无所事事的游荡，也有个人可以依傍。有人说在外独自打拼，最害怕哪天死在屋里没人知晓。现在他们不用担心这个了。



开头他们是不谈婚姻的。很多打工族都这样，在一起搭伙过日子只是在奔向梦想的道路上彼此取暖。后来，他们发现梦想离他们越来越远，彼此反而难舍难分了。

同一个阶层的人，最大的好处是同甘共苦，彼此知冷知热。他们都在公司里做事，月薪不到三千，合在一起，勉强交得房租顾得温饱。后来涨到四千、五千，有条件在昌平一带租个两室一厅的房子住了，他们才觉得应该谈婚论嫁了。年岁不饶人，逼近三十，必须给父母一个交代。

说到给父母一个交代，那其实更像演戏。在父母面前，他们是在北京打拼的成功者。北京对于小城人，那是一种理想、一种向往，一种成功的标志。他们的婚礼多么热闹啊，从北京到云城的婚礼，曾让父母满面红光，飘飘然如坠五里云烟。父母清醒过来，是在他们先后两次来北京小住之后，是他们领略几次挤地铁的可怕之后。他们呀呀大叫，说天天来回在地铁里挤四个多小时，就是天才也挤成蠢材了。妈妈干脆说，我挤在地铁的人堆里出不来气时死的念头都有。林意琳的父亲是响当当的云城中学校长，母亲是中学里的音乐教师，在小城算得上中产阶级。蓝梅的父母虽然是市井阶层，但也混得有房子住有饭吃，生活稳定。他们都在小城过惯了悠闲日子，不能忍受京城的拥堵和喧嚣。他们的人生没有别的盼望，就希望能像所有人那样，有生之年，儿女该成家的时候成家，该有孙子的时候有孙子。到北京和他们住过一段才知道，在北京打工是没有条件生儿育女的。两个人每天天不亮奔出去，差不多晚上十点左右才能回来，回家倒头就睡。好不容易盼来周末，两个人都睡得昏天黑地。好不容易醒来，又是各人守着个电脑，网购，打电



子游戏。如此沉迷又如此乐此不疲。父母说，这还是人过的日子吗？父母反复问他们，在北京这样辛苦，你们到底为什么？

林意琳从来都不回答父母这种无聊的提问。他懒得说，为什么？你们说为什么？为了活着呗。蓝梅比他有耐心。她会轻声告诉他们：为了梦想。

梦想！什么是梦想？林意琳的中学校长爸爸大声地质问他们：像这样漫无目的的活着就是你们的梦想？像这样连基本的生儿育女都没法进行就是你们的梦想？你们的人生价值难道就是这样？林意琳的中学校长爸爸帮他们分析，你们在北京漂了这么多年，存款不到两万，北京的房价已经飙到四万一平，你们今辈子买不起房！北京买车要户口，有户口还要排队，你们今辈子不能买车，不能买车就得永远坐地铁，你三十岁可以坐，四十岁可以坐，五十岁可以坐，六十岁之后怎么办？

林意琳的母亲说，与其这样漂着，还不如回云城去。我们老了，什么都想透了，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回家至少有房住，父母也能帮衬你们。现在当务之急是生孩子。回去安顿下来，先把这天大的事办了，再说找工作的话。

这个问题讨论了一年，他们始终下不了决心。凡是在外边闯荡的人都这样，他们既痛恨打工生活的居无定所，前途渺茫，又眷恋这种看不见明天的迷梦，就好像染上毒瘾的人，戒毒者，都是意志非凡的英雄好汉。

直到十一长假他们回云城，林意琳的中学校长爸爸有意识把他们带到云雾山景区住了几天，他们才痛下决心打道回府。

云雾山是国家四 A 级景区，由于地处偏远而游客稀少，但风光却是一流的。由于偏远，这里的流水保持了绝对的纯净，金



水河像少女那样在山间娇羞地千回百转；被风霜染红的林木千姿百态，金黄的银杏、嫣红的枫叶、碧绿的香樟……层层叠叠的美艳。而且几乎没有人，那仙境就像专为你而存在。这让整日淹没在人海里，整日在喧嚣里奔波的林意琳和蓝梅大为感动。他们在山道上奔跑，在金水河里嬉戏，互相泼得水鬼一般。很多年没有这样痛快过了，很多年没有这样亲近过自然了。北京是什么？北京就是一个最没有人情味儿、最远离自然的都市荒岛。他们撩着水花，不约而同地唱起费翔的歌：

我曾经豪情万丈
归来却空空行囊
那故乡的风、故乡的云
为我抚平创伤……

他们惊讶地发现，彼此的眼眶都湿润了。
就在那一天，他们告诉父母，他们下决心回呀。

出了电梯林意琳才发现下雪了。纷纷扬扬的雪花飘洒到他的脸上身上，就像一些冰凉的手在抓挠他，很不舒服。他仰起脸，痴痴地看那漫天飞舞的雪花，心想，我们要走了，苍天在为我们哭泣呢。

这当然是林意琳多情的想法。北京是个多雪的地方，北京又是个人流如蚁的大都市。吞吐量非常大。谁来谁走，丝毫不起波澜。也就是说，个体生命想在这里彰显，那纯粹是做梦。有人说，在北京这样的地方，走个外来的飘泊者，就如飞走了一



只苍蝇或蚊子，谁也不会在意。可林意琳在离开的当儿偏偏非常在意自己曾经的存在。十二年的青春啊，扔在这里，当真一点痕迹也没有？他有太多的不甘心！

他将衣领竖起来，用围脖儿包好脖子和半个脸，将自己投进茫茫雪野。他其实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也许是惯性使然吧，他走着走着，一抬头，发现来到了地铁站。他最恨北京的地铁。在决定回老家的那一刻，第一个开心的理由就是从此告别地铁啦。那天晚上他在梦里大喊大叫：我要向全世界宣布，我，林意琳，此生绝不再坐地铁啦。谁知无意间，他竟又来到地铁站。地铁，那是天堂和地狱的入口。在这里，他体味了太多的焦虑、煎熬、恐惧和无奈，也体味了太多挤上车的快感和挤不上车的绝望。往往，挤上一班车，就意味着抓住一个机会，当然，挤不上车，就会眼睁睁看着一个机会从眼前溜走。那机会不是别的，是饭碗，是在这个城市里生存下去的希望。所以，站在地铁入口的人，个个都是拼命三郎。为了挤上车，他们可以打得头破血流。一旦挤上车，立马又变得心平气和。

他进入地铁，刷卡，进站，到了西二旗下来，站在那里等待去 13 号线的车。这是他过去每天必走的路线——过去的八年，八年里的每一个工作日的早晨七点，他都在这里备受煎熬。西二旗地铁，简直就是打工族的油锅。几乎所有的打工者都蜗居在昌平一带乡村建起的楼群里，他们每天从朱辛庄或者沙河涌到这里，然后通过这里，奔向北京的四面八方去工作，深深的夜晚，再从这里散去。

下午三点，是地铁里最清闲的时刻。时光仿佛停滞了，到处弥漫着散漫的气息，是那种悠闲的、天堂般的散漫。林意琳



奇怪自己在这里来来往往了八年，怎么从未发现地铁里还有这样美妙的光景。他当然知道，这是因为他过去从未在这个时刻光顾过地铁。他乘坐地铁是铁定的早晨七点，晚上七点。那是地铁里最恐怖的时间段。在那个时间段里，每个人都是勇士，同时也是魔鬼。他们要不顾一切地、拼命地往上挤。一边在人流里步步为营地挪动，眼睛焦虑地盯着前边的队伍，盯着大挂钟，秒针的咔咔声逼得他心跳几乎停止。不时有人用哭腔哀告着：让让吧，让让吧，我已经错过好几趟车了，今天再迟到，公司就要炒我了。

那是哪一天啊，林意琳夹在门缝里也这么哀告，但是没有人让一让。挤在这里的人，都有着一样的心焦，也都早已麻木，是听不见任何带感情的声音的。那一次林意琳就那么被夹着走了一站。那种不要命的感觉如今回想起来心惊肉跳，但当时并没有这种感觉。当时，必须准时到公司的目标压倒了一切。

地铁列车轰隆隆地开过来，他环顾了一下四周，莫名其妙地又上了车。他走到对面坐下，车厢很空，他却分明感觉脸贴脸的拥挤。那张胖乎乎、油腻腻的脸紧贴在他的脸上，他正感到窒息，正想方设法地躲避着，对方却在骂他流氓了。可是，他没法不流氓。他的脸夹在数张脸之间动也没法动。后来下了车，胖脸手指戳到他脸上骂他流氓，他是那样的茫然无措，还是一位好心的京城大妈劝阻了她。大妈说，姑娘，算了吧，车上那么挤，人家又不是故意贴你。出来混，谁都不容易。

他记得，出站时，他追着京城大妈走了很远。她那婉转好听的卷舌音，化解了他心里的所有愤懑和委屈。不然，他忍无可忍之下很可能折断那根戳在他脸上的胖指头。那他现在也许



蹲在监狱里了。之后，每当在西二旗上下车，他都下意识地寻找那位大妈，可是再也没有碰到过。北京太大了。北京的人多得如同蚂蚁，地铁更是蚁群涌动的地方，上哪里去找一个一面之缘的人啊。

也许今天能碰到吧。他这样想着，眼睛穿过车厢过道向两边逡巡。当然没有找到。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林意琳第二个无意识到达的地方，是他曾发誓永不再去的地方——飞天公司。在这里，他看了五年老板的白眼。那个獐头鼠目的家伙，却掌握着几十号人的饭碗。说让你留你就留，说让你走你就得走。他永远不明白，那么一个小小的、尖溜溜的脑袋，怎么会有那么多馊主意啊。他有花样繁多的理由让你加班，就是午饭的一个半小时，他也要让你开班组会，汇报各自完成任务的情况，交流经验，美其名曰“分享”。员工们私下里叫他吸血鬼，私下里说，你挣私营老板一个钱，他就想法儿榨出你十滴血汗。老板和员工永远是对抗的两极。更可气的是他有花样繁多的折磨员工的办法，看谁不顺眼，年底的红包里就会有炸弹——你的二百，他的可能就是一千，而且还要有意无意地让你知道。你知道也没办法，徒然恨得牙痒痒。在这里，你是没有资格跟他理论的，除非你不想干了。

那么，林意琳今天来这里，是要跟这个家伙理论么？他的最终下决心离开，就是发现了公司全体员工年底都发了五千、一万不等的奖金，唯他没有！这是多么大的屈辱和不公啊。一年的奔波，一年没日没夜地拼命干活，落得个这样下场。如果说，建筑工地的工人干活耗的是体力，那电脑程序员耗的就是脑子。有人说，程序员干一年的活，要杀死无数脑细胞。就是这样一



份耗命的工作，他也不让你痛痛快快干。当他知道真相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捡块砖拍了他。他林意琳在工作上是勤勤恳恳的，为人是谨小慎微的，他凭什么要给他这份气受？

他是怎么消气的？是那样一对眼睛——那对眼白多、黑眼珠子小的眼睛惊愕地盯着他因愤怒而扭曲的脸，那惊恐、那哀求、那急切，使他举起的手放下了。那是公司里的勤杂工袁明亮的眼睛。来自大别山区的袁明亮，这个怯生生的勤杂工，因为取了那么一个响亮的名字，曾经是他们取笑的对象。可是她的温顺善良最终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林意琳第一次注意到她，是他吃不下公司里千篇一律的午餐，坐在大楼背后唉声叹气，袁明亮将一个饭盒无声地放在他手里，打开一看，不仅有他爱吃的炒空心菜，还有香喷喷的熏肉肠。袁明亮除了负责公司的保洁工作，还要值夜班，所以住在值班室里。住值班室的她有条件自己做饭。虽然公司只允许她晚上八点之后做一顿饭，她还是能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得有声有色，起码不用一天到晚吃公司食堂那难以下咽的饭菜。林意琳奇怪，他们并没有交情，她怎么会注意到他讨厌公司的饭菜？袁明亮说，我留心你好几天了，你不能天天中午饿着，出门在外，要知道疼惜自己。

就因为那个盒饭，他和她亲密起来。倒不是他好吃，被一个盒饭收买了，而是在职场，太缺乏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了。之后，隔三差五的，他总能吃到袁明亮送给他的盒饭。有时候加完夜班，她会陪他走到地铁站，寒风里对他挥手依依，千叮咛万嘱咐让他小心。他问过她，公司里这么多人，为什么独独对他好。袁明亮说，你不小看我，我给你们烧开水拖地板时你总对我说谢谢。